

大汗秘葬灵旗展 血雨金戈历水寒
断指阴魂扑朔处 天书隐现定江山

鬼古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文富
Century Literature

幻灵旗

成吉思汗之墓的
寻宝之旅

明朝东厂秘党的

暗影重重

中国悬念大师鬼古女
权谋天下的侠情人生

2016年最值得期待古风武侠推理新作

大汗天书

大天书

之
幻
灵
旗

鬼古女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汗天书之幻灵旗/鬼古女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ISBN 978-7-208-13980-0

I. ①大… II. ①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9364 号



出品人 邵 敏
责任编辑 邵 敏 方蔚楠
封面装帧 叶 珺

大汗天书之幻灵旗
鬼古女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shsjwr.com)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 / 16
印 张 27
插 页 1
字 数 390 000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3980-0 / I · 1567
定 价 46.00 元

大汗天书之幻灵旗 目录

1.	鬼船	1
2.	钓命	3
3.	尸现	8
4.	恨毒	12
5.	篷战	17

6.	提头	21
7.	无稽	26
8.	邪魔	30
9.	残捕	43
10.	云客	49
11.	天书	56
12.	忆楚	64
13.	三派	69
14.	群杀	74
15.	淹逸	80
16.	结发	86
17.	江湖	91
18.	马语	96
19.	离将	101
20.	挟丘	104

21.	道消	111
22.	困兽	117
23.	重死	123
24.	西市	129
25.	自坟	135
26.	厂讯	143
27.	双匿	150
28.	鹧鸪	155
29.	朱砂	164
30.	圈圈	170
31.	解禁	176
32.	尸言	184
33.	国宝	191
34.	弦动	199
35.	钓玉	207

36.	仙遇	215
37.	八分	225
38.	图藩	234
39.	二谍	243
40.	伊人	250



41.	夜游	260	52.	冥蛇	347
42.	减色	272	53.	仇复	355
43.	问柳	280	54.	共举	361
44.	复死	287	55.	国宝	366
45.	寻凶	296	56.	暗搏	376
46.	莺莺	307	57.	识魔	382
47.	毒妃	309	58.	血炼	390
48.	一侠	316	59.	阳谋	396
49.	变节	324	60.	归妹	403
50.	月湖	331	61.	凌迟	412
51.	莲主	340	62.	同心	419

1. 鬼船



明思宗崇祯十二年

东海·嵎泗列岛

胡万松看到鬼船时，已经晚了。

回不去了。

此刻天刚擦黑，胡万松尚能看清前面那怪物，符合村里老人所有对鬼船的描述：高桅长舷，似乎毫无目的地游游荡荡，无声无息，无帆无橹，无灯无火。

无人。

鬼船与否，胡万松都注定无法逃开。施行了两百年的禁海令近年来颇有松动，官兵的巡海艇不会在这偏僻海域出现，是他这渔民谋生的好时候，也让他的孤舟暴露在全无保护的海面上：狂雨、骇浪、涡漩、海盗，他都遇见过。

如今又是这鬼船！

逃之夭夭永远列在三十六计之首，偏偏他不能。胡万松的船迎头而去，逐渐黯淡下去的天光映衬下，鬼船黑云般向自己压来！

长辈们的传言，遇上鬼船者，都会坠海而亡，死尸双目无珠，七窍破损。

胡万松绝非胆小如鼠之辈，否则也不会揽了这差事，但他忽觉一阵心慌意乱，临阵还是怯了。小船掉头，摇橹如飞，仿佛在逃离一场逼近的风暴。

但来不及了。

或许是顺风，或许冥冥之中有邪力推动，传说中无人操纵的鬼船如箭般冲来，胡万松及时跳入水中，才没有像他的小渔船那样被撞成碎片。



胡万松水性佳，在水中挣扎了一阵，踩着水，稳定了心神。这一带有数百座小岛，他算了算，此刻离最近的小岛不过数里，慢慢游去，上岸，等到明日天亮，说不定会有其他渔船出现。只是一日劳累下来，毕竟有些力竭。他看一眼不远处的鬼船，再次改了主意。既然已无路可退，何不索性斗胆将这买卖做了，这趟出海也不算空手而归。

他绕着鬼船游了半圈，发现了船侧几乎伸到水面的一架木梯，毕竟是鬼船，看木质几已腐烂，但抓一抓，仍是牢靠。他向上攀了几阶，长吐一口气和一嘴咸咸的唾沫，和自己说定，只看两眼，就逃回水中。

翌日正午，一叶小舟泊在了黄龙岛附近一座不知名的小岛边，摇船者走上石砾粗糙的海滩，海滩上直挺挺躺着一个人，再过小半个时辰，将成为一具尸体，此刻还有游丝般的几分气。他七窍边都留有血渍，原本双目所在，只剩了两只黑窟窿。所以他看不见来人，说不出自己名叫胡万松，更喊不出苦痛，只能隐约听见脚步声临近。

来人蹲身将胡万松身上所有伤处一一查遍，轻叹。“多少人？”不知是在问胡万松，还是在自问。

胡万松左手微颤，已是尽全力的举动。来人略略一怔，双臂用力，将胡万松左侧身体微微抬起，身下是片海藻，叶上一小拢石子。数了数，十二枚。

“我会给令堂送去白银五十两，托人善待终老，兄弟你……放心去吧。”

折磨了胡万松数个时辰的剧痛似乎从空洞双眼中溢出，他好像又能视物，眼前是强烈的白光，和来人朦胧的身影。



江京·昭阳湖

秋日斜阳，略显苍黄，踟蹰坠向天际。昭阳古道，单马轻车，绝尘而至。远望已见湖滨，波光隐隐，在淡淡霞晖下微泛浅橙。那传说中的湖心岛也许是被枯黄的芦苇遮挡，从官道上至少看不得见，即便如此，这一片恬淡湖景已足以让奔走天涯的旅人驻足。

车一放慢，锦帘挑，佳人素颜，却明艳如画中仙，那一份国色，奔波风尘也掩不住，只不过，仔细看，她眉目间有一丝淡淡隐忧，轻声问：“龙郎，莫非到了？”

驭马驾车的青年索性由缰，车缓行几近停滞，转头说：“可不正是，你我今后的运势，全在这一面湖水之间。”

这湖水之间，是风中龙自己的秘密。

风中龙是崇祯朝数一数二的盗侠——这个是京城说书人的讲法，在锦衣卫和东厂的公文里、各级衙门的告示牒呈中，他是十恶不赦的要犯。捉拿盗贼本是地方衙门差事，能让锦衣卫和东厂这样的朝廷鹰犬大撒天罗地网，皆因风中龙犯了大忌。劫富济贫是大忌，劫走内阁首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薛国观的独生爱女薛莺莺则是大大忌。

风中龙人如其名，花街柳巷中百炼成钢，但自从年前灯市一见薛莺莺，魂为之牵，潜入薛府私会。他自己也没想到，竟能赢得小姐芳心眷顾，许以终身。他带小姐出逃，立誓要让她过上比丞相府中更丰足的生活，豪言壮语和信口开河的区别，就在这一面湖水之间。

帘落、鞭起，马车又缓行起来，不久驶下官道，颠簸了一阵，天初暗时，前面现出几间面湖而建的农舍，正是事先租下的暂居之地。风中龙扶薛莺莺下车，歉然说：“娘子，一路艰辛。”



薛莺莺看着面前陋舍，再回头望望深灰死寂的湖面，淡淡说：“龙郎你才辛苦，咱们早些歇息吧。”

风中龙看出薛莺莺眉间挂的心事：“娘子，你自幼锦衣玉食，如今住这蓬荜，连个丫鬟仆妇都没有，实在是委屈你了。只要在这里耐得两日，等我……”

薛莺莺说：“不是因为这些……”

风中龙恍然大悟：“难道还是因为那个疯癫相士之言？娘子难道忘了，江京府内外都如何尊称他？无稽道长！他说的不过是无稽之谈。”

是不是无稽之谈，薛莺莺不知，但她不再做这无谓之争。当时隔帘交语，无稽道长的话依然响在耳边：“昭阳湖那水，近不得。若见蓑衣人垂钓，竿上无线，要离得越远越好。”

“钓鱼不用线？那还钓什么鱼？”莺莺从未听风中龙讲起昭阳湖的这个妙处，只好傻傻地问。

“钓的不是鱼，而是人，是命。”

“道长明示。”小姐听清了，但没听懂。

“若见蓑衣人垂钓，必有人暴毙。”

“哦……你说我夫君……”

“近日内恐有血光之灾。”

风中龙嗤之以鼻：他这行当，时时刻刻有血光之灾。他和黑白两道武林人士对决无数，遍体伤痕之多，不少于莺莺自小到大戴过的簪环首饰。

夜半，薛莺莺被风雨声惊醒。

连日驾车奔波，风中龙疲惫不堪，睡得深沉。薛莺莺感觉似乎有风从窗棂间透入，披衣起身，来到窗前。房舍老旧，木窗歪斜，她试着去将窗关严，那不争气的木框子却被烈风吹开，窗纸险些被掀飞。

窗外就是夜幕下烟雨中的昭阳湖。风肆虐，雨癫狂，电闪如蛇窜。霎那光芒，照出湖面上一叶扁舟，舟上坐着一个垂钓中的蓑衣人，如石雕，如鬼像。

薛莺莺心头鹿撞，以为自己睡眼朦胧。仔细看，不但那蓑衣人真实无比，她甚至能看见他手中鱼竿，竿上无线！

若见蓑衣人垂钓，必有人暴毙。

一只手搭上了她的肩头，薛莺莺惊呼。

是风中龙。

“娘子，这等风雨，为何站在窗前，若着了风寒，可怎么向大学士交待。”风中龙温声打趣。

“龙郎，你看那条小船……蓑衣人……？”

风中龙定睛望去，黑暗里，一片狂雨织的幕，随时被无情拉扯，但什么也看不见。“我素来昼伏夜出，双眼夜视之能，胜于灵猫，可是未见湖面上任何舟船人烟哪。”

薛莺莺再仔细看，果然，湖面上只是一片黑暗。

“可是，我分明看见……”

“那臭道士的骗术，让人疑神疑鬼，扰乱心神，难免看出虚幻之像。”风中龙拢住薛莺莺，掩紧了木窗，“娘子，好生休养，我也要再好好睡一觉，明天若转晴，还要入水探宝呢。”

是夜，薛莺莺再没能入眠。

风雨渐止的凌晨，薛莺莺才淡入无梦之乡，醒来时，身边已不见了风中龙。

不祥之感陡升，她叫了声“龙郎”，无人回应。

她冲出卧室，外屋灶上一锅粥温热，一把弯刀躺在桌上，但屋里没有龙郎身影。莺莺飞快地拉开门，昭阳湖的清冷扑面而来，湖面澄清冷静，仿佛昨夜的肆乱从未发生。没有风中龙。她的心往下沉，痴痴盯着湖面，难道那疯癫道人的话应验了？

“娘子……”

薛莺莺惊诧转身，仿佛昨夜重现，风中龙就站在她身后。

“我四处找你……”小姐素手扑着心口。

“我就坐在后院门口，研习这地图。”风中龙扬了扬手中一张桑皮纸。

竟忘了这农舍有个小小后门。薛莺莺长吁一声，扑在风中龙怀中：“真是吓煞我了。”心头又生疑惑，她知道风中龙有过目不忘之能，昭阳湖简简单单一片水，他应该早已烂熟于心。

风中龙笑道：“好在我做完这笔买卖后，就要金盆洗手，若是继续干老行当，风浪里漂泊，娘子你岂不是整日整夜都要在惶恐中熬煎？”

薛莺莺看了看湖面，说：“我倒是情愿你忘了这笔买卖，离开这昭阳湖越远越好。”



就因为疯癫老道的一句话？

风中龙恍若不闻，又摊开那张地图：“娘子你看，此处是湖心岛，早些时，我已从渔人那里租来小舟，此刻启程，半个时辰内便能划到岛边入水，无论成功与否，黄昏之前必然返回。”

薛莺莺默默颌首。

转眼间，风中龙已换上水靠。

临走时，风中龙在小姐颊上一吻，薛莺莺忽然紧紧抓住了情郎手臂：“龙郎，这最后一笔买卖不做也罢，我不用锦衣玉食，不用丫鬟伺候，我能学着操持家务，这次带出的首饰珠宝，变卖了，足够我们开一爿店铺，或者买几顷良田，我只是不想……”

“你不想我冒这风险……”风中龙轻抚薛莺莺秀发，“可是，这风险可谓小之又小，我江湖外号风中龙，就是朋友们赞我水上功夫天下无敌，入水如游龙，当年为劫一艘运银船，我曾在黄海的狂风恶浪中漂流三天三夜；而你看今日这湖面，平如明镜，毫无风波，这样的水里按图索骥，又怎会出事？”

“会不会，这湖里有妖？有鬼？”

风中龙笑了：“你啊，戏园子去得多了，野史小说看得多了，我游过、潜过多少江河湖泊，从未见过水中有任何妖孽，我长年夜行，也从未见过任何魑魅魍魉。”

“可是……”

“娘子，不用担心，此行成功，才是一劳永逸。我从此不再为盗——知不知道，天下多少名捕，都指望在他们的墓碑上刻下‘擒获大盗风中龙’的光鲜字句——再者说，你执意为农妇，耕织劳苦，我还舍不得呢。”

薛莺莺远未被说服，她只好拿出最后一招：“龙郎，我知道拦不住你，但有一事，未及说出……我……我已身怀六甲。”

风中龙的双眼陡然睁圆，脸上笑容绽得好大，如沐甘露的舒心之笑，他紧抱薛小姐：“真的，我要为人父了！”莺莺知道，他幼失父母亲人，在颠沛中长大，曾发誓要将天下一切美好都给自己的孩子们。

“龙郎，为了这娃儿，望你三思，慎重行事。”

“育儿不易，单是为了这娃儿，我也更不该再做盗贼，这趟生意正好能让这孩子不用吃我儿时的苦楚。”

薛莺莺深深后悔，这消息显然更增风中龙的决心。

凤中龙荡桨如飞，周遭视野所及，再没有第二条船只。此刻，他感觉自己是天下最幸运之人，红颜知己、亲生骨肉、金银满仓——就只缺金银满仓，今日之后，什么都不缺了。

难以描摹的惊喜心境一路相伴，似乎只是一转眼的工夫，就到了湖心岛。他摆舟到一块突出的细长礁石边，举头望日，定准方向，确定这就是地图上所标的“龙须岩”。“龙须岩”来系凤中龙的探宝小舟，再贴切不过。

含一口丹田气，凤中龙潜入昭阳湖。

游了不知多久，他忽然觉得右踝上一紧，接着小腿肚一抽，难道是被水草纠缠？

他低头看去，不见水草，但感觉出，一个阴影似乎在逼近。他拔出自己在水中作战成名的锯齿断月刀，随时准备一击。

在陆上，凤中龙绝不敢称天下武功第一，但在水里，能胜他者屈指可数。

可那阴影，似乎无处不在。他只觉一种箭在弦上的紧迫感向他靠拢，却看不清敌人。陡然间，他平生第一次在水中感觉到了恐惧。

和寒冷。

湖水本就清冷，此刻如冰冻。

已近黄昏，薛莺莺的心比落日沉得还快还重。她远望向湖心岛，没有船的影子。

她站在水边，直至湖里映出月儿。

直至两日后，凤中龙的尸体浮上水面。



3. 尸现



小捕快廖一杰在阳湖道驿所最先接到渔民报案，而且说是命案。他心头一阵激动。自从去年开始做捕快，他一直在打杂，这是新手常规，不该抱怨，这回是不是该给我个命案来查办呢？

一切要听总捕头莫宗泽安排。

廖一杰觉得总捕头待自己还算不错，经常和颜悦色地和他耐心分析案情，循循善诱。

马蹄声促，敲打在青石路面上，“闪开！闪开！”小捕快一边策马一边吆喝，街上行人商贩恶眼相向。廖一杰并不想要官差的威风，而是真的心急火燎。他没有直奔江京府衙，而是在“江左酒肆”前下马，脚未落稳，就冲入酒家低矮前门。

“时辰尚早，不接客咯！”小二没好气地叫。

廖一杰说：“你不接我接！”双眼逐渐适应了昏暗后，径直走到墙角一桌前，桌脚地下躺着一个人，乍一看像是死尸，只有突然一阵鼾声表明还有活气儿。

这摊醉肉就是维系四十万百姓平安的江京府总捕头莫宗泽。

廖一杰蹲身推推总捕头：“莫捕头，有命案了！”莫宗泽仍闭着眼，摆了摆手：“你先行一步，我喝完这最后一杯就出马！”腿象征性地抬了抬，仿佛马已在胯下。

然后鼾声又起。

廖一杰只好出手，“率谷”、“内关”、“鱼际”……能催醒的穴位一路点下来。莫宗泽突然“嗷”了一声坐起：“翠姑你别挠了好不好？”

看来莫捕头喝酒还有红颜相伴。

廖一杰见莫宗泽仍闭着眼，无奈叫了声：“小二！”小二识趣地端来一碗水，廖一杰扬手，清凉的水扑在莫宗泽的醉脸上。

“命案！总捕头！是命案！”

莫宗泽赶到湖边命案现场时，已经清醒了大半。此处位于昭阳湖东南角，荒滩为主，只是偶有不怕搁浅的小渔舟出没，最近的村落也在一里之外。先到的三名捕快吆喝着将闲杂人等疏散，见到总捕头，一起上前来拜见领命。莫宗泽酒醒后脱胎换骨，除了官帽歪斜，髭须未修理，双眼仍在努力聚焦，精气神态怎么看都是一个堂堂总捕头，果断干练，吩咐捕快甲立时找来发现尸首的渔民，讯问记录，任何细节不得错漏；捕快乙去湖滩附近寻找凶器；捕快丙飞马去传唤仵作丘三甲。

廖一杰知道总捕头该给自己布派任务了：“请总捕头吩咐。”

莫宗泽说：“你跟着我。”

廖一杰暗喜，总捕头果然是要让我跟着一起办这命案。莫宗泽说：“先跟百姓们喊一嗓子，围观可以，但止步，谁若再上前一步，立刻抓到牢里治罪。”

“真是如临大敌啊。”廖一杰嘟囔道。

莫宗泽指着不远处的尸体说：“如临大敌都来不及了，大敌已经进了家门了！”

廖一杰看清，湖滩上三具尸体。

一具尸体无头，另一具尸体胸膛大开，第三具尸体四肢寸断。

血染砂石，湖上微风吹不走的腥臭。

无头的是具男尸，五短身材，从手上皮肤看，似是位中年人；胸膛大开的是具女尸，有两分姿色，和许多行走江湖的武林女子一样，着男装；第三具尸体是位身材魁梧的青年汉子，大手大脚，可惜都四分五裂。除了那具无头尸，其余两人的面容极为平静，仿佛对自身的惨死状和对所受的折磨甘之如饴，煞是诡异。

莫宗泽听到身后廖一杰倒吸冷气，指着不远处一棵大柳树说：“要吐就到那柳树跟前，尽量别让人看见，减了你日后威风。”

廖一杰想豪言：“我不吐！”但忍着胃里翻上来的苦汁酸水，一时又说不出话。最后终于忍不住了，跑到柳树下，将早上的芝麻大饼尽数吐了出来。随后发现柳树根下已有好几摊呕吐之物，看来捕快甲乙丙和自己一样也是凡人。

他转回尸体边，莫宗泽正蹲身看着那具无头尸，没抬头就问：“感觉如何？”声音绷紧如拉满的弓，几乎嘶哑。

廖一杰说：“还好，不想吐了。”

“我问你对这命案有何感觉！”莫宗泽扭头，眉紧皱，目光不知是焦灼还是悲愤。



廖一杰再看一眼那三具尸体，想了想说：“死者显然都是武林中人，兵刃就在身边，七星剑、鸳鸯钩、截龙耙，应该是点苍派、吴越世家和晋东……晋东神农教的人物。”

“晋北神农教。”莫宗泽眉皱得更紧。

“是，晋北……我的老爹！他们都是被自己的成名兵器干掉的！”廖一杰的眼光又开始往柳树根前瞟，好像随时准备再去吐一遭。总捕头脸上似乎露出一丝赞许，随即被更严峻的神色覆盖。听了廖一杰的分析，他对这初出茅庐的小捕快刮目相看：“你知道的还真不算少。”

廖一杰说：“整天缠着老丘，总有所得。”老丘就是件作丘三甲，当世件作行里数一数二的高人，就连锦衣卫和东厂遇到疑难怪案，也会来登门请教。

“如果老丘在此，会如何通过这死状，推断凶手身份？”莫宗泽似乎在给自己出题。

廖一杰说：“传说姑苏慕容家，斗转星移大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莫宗泽嗤之以鼻：“小说家言，全不可信。”

廖一杰又一沉吟：“若是本地凶手，定是他了！”

莫宗泽脸上肌肉微颤，没有追问。

廖一杰毕竟年少青涩，未曾留意到总捕头脸上细微变化，只当捕头没有听明白：“能下手如此狠辣，本地凶手，只能是他……断指魔！”

话出口，才知自己多言。偷眼看莫宗泽，脸色已铁青。

断指魔乃莫宗泽之心病，是令捕头朝朝暮暮沉醉杯中的祸首，是毁他一生的三个字。

廖一杰再看那三具尸体，突然“啊”地叫出声，只因三人的右手食指，都被齐齐截去！

这老丘，怎么还不来？

丘三甲早已到了发现尸体的现场，只是，尸体已不见。

接到报案时，老件作醉卧映春苑。和总捕头醉法不同，他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倒在小茴香的丰肢玉体身边。小茴香一点儿也不小，早过不惑，但当年也算是花魁，徐娘半老后入股映春苑，不再勤勤接客，只和丘三甲这样的老相好偶尔缱绻一晚。

楼下大厅里一阵吵吵，有个打杂小厮在叫，湖边发现了一具尸体。映春苑坐落在湖西畔，登楼即有湖景。丘三甲问罢尸体的位置，离青楼大门也就是一箭之地，裤带都未扎实，就甩着三百斤重躯跑向了现场。

湖西滩头以细沙为主，丘三甲甚至可以看见尸体在沙上铺陈后的微微凹陷。小厮在一旁说那死人看上去是溺水身亡，当时在场还有五六个人，此刻都和那尸体一样销声匿迹了。

猫腻。

丘三甲忽然像发了疯似的扭动着三百斤重躯，跑回映春苑，直上三楼。

映春苑顶楼视野开阔，官道小路，尽收眼底。

西北向的官道上，一支十人左右的黑色马队正绝尘而去，黑衣黑马和一架黑车，如一片乌云飞逝。



4. 恨毒



莫宗泽终于盼来了丘三甲，老仵作的面色死沉，此刻如果往湖滩上一躺，简直又是一具尸体。

“绝非断指魔。”丘三甲只扫了那三具尸体一眼，就下定论。

莫宗泽点头说：“不合断指魔往日作案的手段。”

“可这些人都被断了食指……”廖一杰又冒冒失失地插嘴，“不过，断指魔确是只杀过女子和捕快……”

丘三甲瞪了小捕快一眼：“先不说那魔头已销声匿迹十八年，怎会突然冒将出来？这三个死鬼几乎毫无挣扎就被自己的成名兵器所杀，凶手也可能不止一人。何况断指魔当初杀捕快，都是一剑穿喉，干净利索。杀这三位的凶手，对尸体如此大做手脚，非一般的邪性儿！”

廖一杰嘟囔道：“难道断指魔的邪性儿还小吗？他杀那些无辜女子，对尸体不也是做了手脚的。”又忙补一句：“我可没说一定就是他干的。”

丘三甲将湖西畔另一具溺水尸被劫的古怪向莫宗泽扼要说了，并提及西北向官道上那一队可疑的黑衣骑士。莫宗泽双目定定忘向西北，略一思忖，说：“不知那死者的手指是否也被砍断。丘老你先验着，我追去看看。”上马飞驰，转眼就不见了踪影。丘三甲想拦却不知道拦不住，叹一声，这莫捕头被烈酒消磨多年，竟仍有如此血气，不知是该敬佩还是一种悲哀。

他蹲下，就地验尸，将三尸细细看过一遍后，招呼廖一杰过来，将三人的衣衫扒下，又将尸体翻身。这样验了许久，终于站起身，抚着大腹说：“放狗！”

无人响应，也无狗响应。只有小捕快廖一杰叫了声：“狗早放走了！”

江京府衙门共有两条循味追凶的猎犬供捕快差遣，今日齐上阵，嗅过三具尸体的伤口